

不散的 宴席

UNTIL
THEN

韩寒 监制
一个工作室主编

后会无期
相聚有时
暂别

韩寒 七堇年

励志故事 Brainfever

大冰 张晓晗

不许哭 前男友教给我的三十一件事

陈湛 蔡崇达

莉莉安公主的烦恼 张美丽

张皓宸 荞麦

总要有荒唐的人事，来完整你的人生 爸爸

方慧 王云超

后妈 你像我见过的那个男孩

释戒嗔 耀一

我以为的人生 蛋挞的搜奇簿

所有人问所有人

班主任陈老师 科学传播工作者 盲人吴光

郭德纲老师 观音寺僧人……

不散的

U
N
T
I
L

宴席

T
H
E
N

韩寒 监制
一个工作室主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散的宴席 / 一个工作室 主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063-7448-4

I. ①不… II. ①—…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5049号

不散的宴席

主 编: 一个工作室

责任编辑: 苏红雨

封面设计: 陆骏璇

内版设计: 何跌晨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 数: 182 千

印 张: 7.5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48-4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监制 / 韩寒

主 编 / 一个工作室

执行主编 / 李锐 吴畏

产品经理 / 孙雯

特约编辑 / 金科华

责任编辑 / 苏红山

执行编辑 / 赵西栋 贺伊曼 金子棋 王磊 薛诗议 阿可 阿曦 袁舒舒 潘丰辉

封面设计 / 陆骏璇

内版设计 / 何映晨

后期制作 / 顾利军

流程监督 / 金怡玉玲

执行印制 / 梁拥军 刘森

发行统筹 / 柴贵满 王兴

媒体运营 / 何婷

文章投稿 / onenewzhang@wufazhuce.com

图片投稿 / onetupian@wufazhuce.com

选题投稿 / onenewti@wufazhuce.com

商业合作 / onebsd@wufazhuce.com

一个官网 / <http://wufazhuce.com>

一个官方微博 / @ 李林镇工作室 @ 一个 App 工作室

果麦官网 / <http://www.guomai.cc>

果麦官方微博 / @ 果麦文化传媒

果麦官方旗舰店 / <http://gmwh.taobao.com>

目

大冰： 不许哭 p3 / 你多少岁了？你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曾经触碰过吗？ p30 / 现在我们的祖国还有哪个地方能在夜晚看到满天繁星？ p32 /

陈谌： 莉莉安公主的烦恼 p37 / 如果你突然具有了可以随意进入别人梦境的能力，你会做什么？你的生活会发生哪些改变？ p44 / 先天失明者的梦境是什么样子的？ p46 / 为什么大家在操场跑步都是按逆时针方向来跑的？ p46 /

张皓宸： 总要有荒唐的人事，来完整你的人生 p51 / 如果童话和虚拟世界里的人都是真的，你最想成为谁？ p56 / 如何能让身患癌症的朋友打起精神，好好配合治疗？ p60 / 怎么做才能珍惜时间过好每一天呢？ p62 /

张晓晗： 前男友教给我的二十一件事 p67 / 分手后你最想从对方那里拿回什么？ p78 / 当妹子因为生气对我说“滚”时，该怎么办？ p85 / 自己好像很不合群，不受欢迎。如何是好？ p85 /

耀一： 蛋挞的搜奇簿 p85 / 你遇到过哪些无法解释的事？ p98 / 为什么想等的公交车永远不来？ p100 / 地球上真的有外星人吗？ p101 /

方慧： 后妈 p107 / 有没有某一个瞬间，发现自己身上人性的恶突然觉醒？ p124 / 如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p126 /

释戒嗔：我以为的人生 p131 / 如果发现自己的名字被记进史书，你会觉得是因为什么？ p140 / 中国寺庙里的僧侣可以看娱乐节目吗？ p142 / 请问郭德纲老师爱读什么书？您如何看待俗和雅？ p142 /

王云超：你像我见过的那个男孩 p147 / 竞争残酷的大城市和安逸舒适的小城市，你怎么选？ p156 / 富二代和官二代会结交“吊丝”朋友吗？ p160 / 老师想问问你，如何想通不再混黑道的？ p161 /

荞麦：爸爸 p167 / 你知道父母的什么小秘密？ p172 / 想到母亲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p174 /

蔡崇达：张美丽 p179 / 你的人生有没有被卡在一种不如意的，甚至令人痛苦、绝望的困境，进退两难，无法突围？ p192 / 只能跟优秀的人做朋友吗？ p194 / 怎样能在小城市过得不平庸呢？ p197 /

七堇年：Brainternet p203 / 你愿意通过脑互联和结婚对象相互读取大脑信息吗？ p222 / 我该如何把握自己在感情上的度呢？ p224 /

韩寒：励志故事 p228

Chapter 1



“ 浪荡天涯的孩子，忽晴忽雨的江湖，
祝你有梦为马，永远随处可栖。 ”

by 大冰

不 许 哭

文 / 大冰 作家 民谣歌手 主持人 @大冰

在遥远的 2000 年初，我是个流浪歌手。
我走啊走啊走啊走，途经一个个城市一个个村庄。
走到拉萨的时候，我停了下来，心说：就是这儿了。
我留了下来，吃饭，睡觉，喝酒，唱歌。
然后我遇见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然后我还遇见了一群族人，一些家人，以及一个故乡。
这篇文章记录的是一群小人物的旧时光。

3

1

妮可是广东人，长得像蒙奇奇，蛮甜。她高级日语翻译出身，日语说得比普通话要流利，2000 年初背包独行西藏，而后定居拉萨当导游，专带外籍客团，同时在拉萨河畔的仙足岛开小客栈，同时在酒吧兼职会计。当年她在我的酒吧当收银员，我在她的客栈当房客。

拉萨仙足岛那时只有四家客栈，妮可的客栈是其中一家。客栈没名，推开院门就是拉萨河，对岸是一堆一堆的雪顶小山包。我和一千兄弟住在妮可客栈的一楼，每天喝她煲的乱七八糟叫不上名字来的广东汤。她喊我哥哥，我常把房间弄得像垃圾场，她也一点都不生气，颠颠儿地跑来

跑去帮忙叠被子清桌子，还平趴在地板上从床底下掏我塞进去的酒瓶子和棉袜子。她把我们的衣服盛进大盆里，蹲在院子里吭哧吭哧地洗，我蹲在一旁吭哧吭哧地啃萝卜。

我边啃萝卜边问她：妮可妮可，你们客家妹子都这么贤惠吗？妮可龇着牙冲我乐，我也龇着牙冲她乐……真奇怪，我那时候居然一点都不脸红。她说：哥啊，你真是一只大少爷。

妮可把自己搞得蛮忙的，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她请不起帮工，客栈里的活计自己一肩挑，早上很早就起床洗洗涮涮，一人高的大床单她玩儿似的拧成大麻花沥水，自己一个人甩得啪啪响。

拉萨是日光城，十点钟晒出去满院子的床单，十二点钟就干透了，大白床单随风轻飘，裹在身上贴在脸上全都是阳光的味道，怎么闻也闻不够。

真好闻啊。我每天睁开眼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满院子跑着抱床单闻床单。我一蹿出来，妮可就追着我满院子跑，她压低声音喊：哥啊，你别老穿着底裤跑来跑去好不好？会吓到客人的。我不理她，自顾自地抱床单抱得不亦乐乎。

有一回到底是吓着客人了。那天阳光特别好，飘飘然的白床单像是自己会发光一样，我一个猛子扑上去抱紧，没成想一同抱住的还有一声悦耳的尖叫。太尴尬了，手心里两坨软软的东西……床单背后有人。妮可是拉萨为数不多的日语导游，她的客栈那时候时常会有一些日本背包客往来。好吧，是个日本妹妹。

那时候流行穿超人内裤，日本妹妹掀开床单后被超人吓坏了，一边哆嗦一边叠声地喊：苏菲玛索苏菲玛索。然后刷地给我鞠了一个躬。

我连滚带爬地跑回去穿长裤，然后给她赔罪，请她吃棒棒糖。她估计听不懂我说什么，讪讪地不接茬，我跑去找妮可学简易日语对话，抄了半张 A4 纸的鬼画符，我也不知道妮可教我的都是些什么，反正我念一句，日本妹妹就笑一声，念一句就笑一声。

一开始是捂着脸笑，后来是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笑，笑得我心里酥酥的。仅限于此了，没下文。语言不通，未遂。

很多年之后，我在香港尖东街头被那个日本妹妹喊住，她的中文明显流利了许多，她向她老公介绍我，说：这位先生曾经抱过我。我想跑，没跑成，她老公捉住我的手特别开心地握着。我请她和她老公以及他们家公子去半岛酒店吃下午茶，她老公点起单来颇具土豪气质，我买的单。

临别，已为人母的日本妹妹大大方方地拥抱了我一下，她说：再见啦，超人先生……

我想起妮可当年教我的日语，说：瓦达西瓦大冰姨妈死。妮可当年教过我不少日文单词，基本都忘光了，只记得晚安是“空班娃”，早安是“哦哈要狗砸姨妈死”。

我当时二十岁出头，热爱赖床，每天“哦哈要狗砸姨妈死”的时间都是中午。十二点是我固定起床的时间，二彬子是十二点半，赵雷是十三点。

赵雷叫赵雷，歌手，北京后海银锭桥畔来的。他年纪小，妮可疼他，发给他的被子比我和二彬子的要厚半寸，每天赵雷不起床她不开饭。赵雷是回民，吃饭不方便，她每天端出来的盖饭都是素的，偶尔有点牛肉也都在赵雷碗里。我不干，擎着筷子去抢肉丁吃，旁人抬起一根手指着我，我有肉吃的时候从来不怕羞，照抢不误。赵雷端着碗蛮委屈，妮可就

劝他：呦呦呦，乖啦不哭……咱哥还小，你要让着他。赵雷很听话，乖乖让我抢，只是每被叼走一块肉就嘟囔一句：杀死你。

赵雷一到拉萨就起“高反”，一晒太阳就痊愈。大昭寺广场的阳光最充沛，据说晒一个小时的太阳等同于吃两个鸡蛋。我天天带他去大昭寺吃鸡蛋，半个月后他晒出了高原红，黑得像只松花蛋。

妮可也时常跟着我们一起去晒太阳，她怕黑，于是发明了一种新奇的日光浴方式，她每次开晒前先咕嘟咕嘟喝下半暖瓶甜茶，然后用一块大围巾把脑袋蒙起来，往墙根一靠开始打瞌睡。我和赵雷试过一回，蒸得汗流浹背，满头满脸的大汗珠子。妮可说这叫蒸日光桑拿。

蒸完桑拿继续喝甜茶。光明甜茶馆的暖瓶按磅分，可以租赁，象征性交点儿押金就可以随便拎走。甜茶是大锅煮出来的，大瓢一挥，成袋的奶粉尘土飞扬地往里倒，那些奶粉的外包装极其简陋，也不知是从哪儿进的货。一暖瓶甜茶不过块八毛钱，提供的热量却相当于一顿饭，且味道极佳，我们都抢着喝。现在想想，当年不知吞下了多少三聚氰胺。

赵雷倒茶时很讲礼貌，杯子一空，他先给妮可倒，再给我倒，最后给自己个儿倒。妮可夸他，说，哎呀赵雷真是个好男人。他立马摆一副很受用的表情，谦逊地说：Lady first, gentleman last, handsome boy honest.（女士优先，男士垫后，英俊的男孩不说谎。）旁边坐着一个英国老头，人家扭头问：What?

2

那时候大家住在一起，过着一种公社式的生活，我的酒吧老赔本，妮可的客栈也不挣钱，日子偶有拮据，却从未窘迫，大家谁有钱花谁的，天经地义地相互守望着，高高兴兴地同住一个屋檐下，白开水也能喝出可

乐味儿，挂面也能吃出意大利面的感觉来。

既是家人，彼此关心是分内的义务，我们那时候最关心的是二彬子，或者说二彬子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二彬子是我酒吧合伙人大彬子的亲弟弟，来自北京通县。他说话一惊一乍的，胡同串子啥样他啥样，性子也急，驴脾气起来了敢和他亲哥摔跤。他亲哥原本在市区租了小房子和他一起住，后来发现根本管不了他，于是塞到我身边儿来近朱者赤。

他和我蛮亲，经常跑到我面前掏口袋。

他说：老大，我搞了些无花果给你吃。

我说：我不吃。

他说：吃吧吃吧吃吧。

然后硬往我嘴里塞，真塞，摁着脑袋塞，塞一个还不够非要塞满，非要把我塞得和只蛤蟆一样。我知道他是好心好意，但嘴塞满了怎么嚼？！

他和妮可也蛮亲，经常夸妮可。

看见妮可吭哧吭哧洗衣服，就夸：啧啧，你和我妈一样贤惠。

妮可偶尔炒菜多放两勺油，就夸：啧啧，你做饭和我妈一样好吃。

看见妮可穿了一件新衣服，就夸：啧啧，你身材和我妈一样苗条。

妮可被他给夸毛了，要来他妈妈五十大寿时的照片瞻仰风采，看完后气得够呛。

二彬子当时谈了个小女朋友，叫小二胡。小二胡读音乐学院，一把二胡走天涯，趁着暑假来拉萨勤工俭学。小姑娘家境很一般，但穷游得很有志气，她在宇拓路立了把阳伞，每天在街头拉四个小时的二胡挣学费。二彬子会两句京剧花脸，天天跑过去喊一嗓子：“蹦蹦淬！”他一“蹦蹦

蹬淬”，小二胡立马琴弓一甩西皮流水，两个人四目相对含情脉脉，旁边围观的老外们单反相机“咔嚓咔嚓”响成一片。

二彬子请小二胡回客栈吃过饭，他一本正经地穿了一件白衬衫，还内扎腰。我们逗他，告诉他头回请人吃饭应该送花送礼物。他二话不说就蹿出门，不一会儿就捧回一大簇漂亮的格桑花，高兴得小二胡眼睛直眨。过了不到半小时，隔壁邻居客气地敲开门，客气地和我们商量：花儿就算了，当我送了，但花盆能不能还给我……小二胡感动坏了，二彬子翻墙给她偷花，太浪漫了，她当场发誓要嫁给二彬子，把我们一家人吓坏了。

暑假结束后，小二胡和二彬子生离死别了一场，而后一路颠沛沿川藏线返乡。她把二胡上的一个金属配件留给了二彬子做念想。小二胡后来去了维也纳，远隔万重山水，他俩后来没能再见面。

二彬子麻烦妮可打了根绦子，想把那个金属配件挂在脖子上。妮可问他想不想小二胡，他岔开话题打哈哈，说：妮可，你绦子打得真漂亮，你和我妈一样手巧。妮可手巧，但嘴笨，有心劝慰二彬子却不懂该怎么劝慰，她狠狠心把家里的座机开通了国际长途，但二彬子一次也没打过。二彬子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依旧是每天咋咋呼呼地进进出出。他脖子上天天戴着那个奇怪的挂饰。听说，那个二胡金属配件叫千金。

3

秋有凉风夏有月，拉萨的生活简单而惬意，并无闲事挂心头，故而日日都算是好时节。和单纯的旅行者不同，那时常驻拉萨的拉漂们都有份谋生的工作。妮可除了开客栈，还兼职做导游。

当年来拉萨的穷老外太多，一本《孤独星球》走天涯，人人都是铁公鸡，妮可的导游生意常常半年不开张，偶尔接个团都像中了福利彩票一样。

每次她一宣布接到了团，整个客栈都一片欢腾，然后大家各种瞎忙活瞎出主意，这个给她套上一件冲锋衣，那个给她挂一个军用水壶，大家都把自己最能拿得出手的物件贡献出来，逼着她往身上挂。我那个时候身上最值钱的家用电器是爱立信三防大鲨鱼手机，也贡献出来给她撑场面。每每她满身披挂地被我们推出门，剜伤得比游客还要游客。她手抠着大门不撒手，笑着喊：不要啊……去个布达拉宫而已啊。

二彬子把她抱起来扔出去，她隔着门缝笑骂：痴线啊……去布达拉宫用不着拿登山杖啊。

布达拉宫门票贵，我们都不舍得花那个钱，妮可是我们当中唯一进过布达拉宫的，她的小导游旗是最特别的，登山杖挑着一只爱立信大鲨鱼手机，后面跟着一堆日本株式会社老大叔。爱立信后来被索尼收购，不知道是否拜妮可所赐。

那时候我们在拉萨的交通工具是两条腿加自行车，偶尔坐三轮，万不得已才打车。拉萨的出租车贵，北京起步价七块五的时候，拉萨早就是十块钱了。大家在各自出身的城市各有各的社会定位，来到拉萨后却都回归到一种低物质需求的生活中，少了攀比心的人不会炫富，也不太会去乱花钱。我印象里大家好像都不怎么打车，再远的路慢慢走过去就是，心绪是慢悠悠的，脚下也就用不着匆忙赶路。

我印象里，妮可只打过一回车。

有一天下午她像只大兔子似的蹦到我面前，摊开手掌问我借钱打车。我说：借多少？她说：快快快，一百五！我吓了一跳，一百五十块钱都可以打车到贡嘎机场了，一问她，果不其然。

妮可带团的客人掉了个单反相机盖，她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赶去机场才来得及交接。我问她是客人要求她去送吗？她说不是。

我说：那客人会报销你打车费吗？

她说：哎呀哥哥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我乐了，好吧这不是钱的事，这是算术的事儿好不好？打车去贡嘎机场一百五，返程回来又是一百五，这还不算过路费……我拗不过她，陪她打车去贡嘎机场，计价器每跳一次我就心痛一下，我算术好，十几斤牛肉没有了。

丢镜头盖的是个大阪大叔，我们隔着安检口把镜头盖飞给了他，机场公安过来撵人，差点把我们扣在派出所。返程的钱不够打车，坐机场大巴也不够，我们走路回拉萨，走了十里地才拦到顺风车。

司机蛮风趣，逗我们说：你们是在散步吗？

我一边敲妮可的脑袋一边回答说：是，啊，吃，饱，了，撑，得，慌，出，来，散，散，步，喽，啊，哈！说一个字敲一下。

那个丢镜头盖的大阪大叔后来邮寄来一只招财猫，算是谢礼，我把那只猫横过来竖过去掏啊掏啊掏了半天也没掏出来我那一百五十块钱。

十几斤牛肉啊。

牛肉啊。

4

我那个时候晚上开酒吧，白天在街头卖唱，卖唱的收入往往好于酒吧的赢利，往往是拿下午卖唱挣来的钱去进酒，晚上酒吧里再赔出去，日日

如此，不亦乐乎。

拉萨不流行硬币，琴盒里一堆一堆的毛票，拉萨当地人把毛票叫做毛子，我们把街头卖唱叫做“毛子的干活”。

那时候大昭寺附近好多磕长头的人，路人经过他们身旁都习惯递上一张毛子，以示供养，以敬佛法。藏民乐善好施，布施二字是人家时时刻刻都会去践行的传统价值观，受其影响，混迹在拉萨的拉漂们也都随身常备毛子。朝圣者一般不主动伸手要毛子，主动伸手的是常年混迹在大昭寺周围的一帮小豆丁，这帮孩子算不上是职业的小乞丐，抱大腿不给钱就不走的事是不会做的，他们一般小木头桩子一样栽到你跟前，伸出小爪子用一种很正义的口吻说上一句：“古奇古奇，古奇古奇。”

古奇古奇，是“给一点儿吧”的意思。

你不搭理他他就一直说一直说，直到你直截了当地来上一句：“毛子敏度。”口气和口吻很重要，这帮孩子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主，惹恼了他们当真骂你。他们骂人只一句：“鸡鸡敏度！”一般人骂人是指着鼻子，他们是指着裤裆开骂，骂得你虎躯一震，菊花一紧。

敏度，在藏语里是没有的意思。

我属于打死也不受胁迫的天蝎座，当年被“敏度”了不知多少回，时间久了那帮小祖宗一见到我，远远地就高喊“鸡鸡敏度”，搞得我和弦按错鼓点敲乱，搞得身旁刚到拉萨的漂亮妹子一度以为那是我的藏语名字。高原的空气干燥，街头开工时，如果水喝得少，几首歌就能把嗓子唱干。妮可妹妹心肠很好，每天晚上都跑来给我送水。每次她都抱着瓶子，笑咪咪地坐在我身后，顺便帮我们收卖唱的钱。